天台傳佛心印

大藏又有智者大師傳佛心印一卷。夫佛心印曰。天台傳之可也。謂天台獨傳。而達磨諸師皆不得與焉。不可也。謂師子遇害。其傳遂止。而六代傳衣。俱無其事。不可也。師子之色身可害。而道不可害也。師子之說法已竟。而傳法未竟也。皆後人所爲尊天台而不知所以尊也。又後人之言曰。法華根本也。華嚴枝葉也。天台何曾有是言也。又曰。性具之旨。惟一家有。非諸家。所能及。一家之說。亦何示人以不廣也。夫性具之理。見於諸經。發於諸祖。不知其幾。而獨擅一家。非

天台所樂聞也天台聖師也望道而未之見者也其自處也曰損己利人止登五品而後人過爲稱揚失天台不自聖之心矣合前一事觀之故古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水陸儀文

水陸儀文世傳起自梁武帝昔白起以長平一坑至四十萬罪大惡極久沉地獄無由出離致夢於武帝武帝與志公諸師議拔救之策知大藏有水陸儀文禱之則光明滿堂由此舉行傳之後世而今藏並無其文金山寺之本亦前後錯雜不見始終頭緒時僧

行者亦復隨意所作。各各稍殊。南都所繪。上下堂像隨畫師所傳。奉為定規。頗不的當。而啓建道場者。化募資費。累月累年。始克成就。陳設繁文。以致士女老幼。紛至沓來。如俗中看旗看春。交足摩肩。男女混亂日以千計。而不免褻瀆聖賢。衝突鬼神。失多而過重有禍而無功。多致道場不終。其事而感惡報。甚可懼也。惟四明志磐法師所輯儀文。至精至密。至簡至易。精密而不傷於煩長。簡易而不病於缺漏。其本止存四明。諸方皆未之見也。予為訂正。重壽諸梓。以廣流通。雖然。亦不可易易舉數數舉也。易則必至於數數

則自生夫易由是疎於誠敬多諸過愆則求福而反禍矣幸相與慎之

師友

越僧定公中年出家破衲乞食雲行鳥飛於名利淡如也苦志力參天晴日出四句忽有省時無大知識爲之鉗鎚有印之者心不服咈然去嘗謂予曰今世僧誰敢印證我者因引釋迦如來以作印證由是得少爲足認鍮作金乃崇信羅道註釋其所作五部六冊等書遂爲時人所呵向使其得眞師勝友必大有成就故知尋師訪友之功學道者之要務而有因無

果喪失初心。良可嘆悼

朝海

僧俗進香南海。或有不由四明正路。而別從大洋。及鰲子門蹈不測之險者。颶風作覆舟溺死數十百人嗟乎。不遠數百里數千里虔誠而往參謁。寧非好心。寧非善事。而至於失命。則未必其臨終正念何如也夫經稱菩薩無刹不現身。則不須遠涉他方。而大慈大悲者菩薩之所以爲菩薩也。但能存菩薩慈悲之心學菩薩慈悲之行。是不出戶庭。而時時常覲普陀山不面金容。而刻刻親承觀自在矣。更有投入洪濤

謂之捨身。冀菩薩爲接引。及其死也。必發嗔起怨。是反成墮落。豈不哀哉。不特此耳。泰山絶頂。亦有捨身崕。後賢爲之築垣。大書矜愚二字。亦無量陰德矣

蔑視西方

居士鮑姓者。日誦法華楞嚴久之。知解通利。遂作西方論。答客問共三篇。初一篇猶談正理。而稍稍帶言西方不足生。次二篇則甚言願生西方者之非。或勸予闢之。予憶空谷禪師謂謬人之言。比於樵歌牧唱。不必與辯。今鮑所論。皆援禪門正理。易以入人。則因而疑悞衆生退失往生之願。爲害非細。不得終嘿矣

其初一篇。分三等西方。一爲文殊普賢馬鳴龍樹諸菩薩所生之西方。二爲遠公永明等諸知識蘇子瞻楊次公等。諸賢者所生之西方。三爲凡庸惡人畜生等所生之西方。其說近似有理。但九品往生經有明文。昭如日月之在中天。何須待爾別爲三等。一王創制。萬國欽崇。山野匹夫。另立科約。可乎。其謬一也。佛明九品者。西方原無二土。而人機不同。故往生者。自成其九。鯫之說是西方原設三等之土。以待三等之人。與經不協。其謬二也。又言永遠諸知識諸賢者往生。實非自利。純是利他。夫求生彼國。正爲親近如來。

冀求勝益。諸大菩薩且置弗論。只如蘇楊諸賢。豈皆菩薩地盡。特往極樂度生。更不自利者耶。行願品頌云。親覩如來無量光。見前授我菩提記。求授記非自利而何。其謬三也。又曰。聖凡同體。迷悟而優劣瞥分。返照回光。反掌而聖凡迥別。既其返照。如何翻成迥別。又曰同體可乎。自語相違。其謬四也。又曰。毋執我相。欲生彼土。而佛頻叮嚀告誡。勸發求生。是佛教人執我相耶。其謬五也。至於第二第三篇。彌加詆毀。其謬更甚。曰今土法者。惟以淨土爲事。惟以此事爲真。則淨土是假耶。佛說淨土是誑語耶。不信有金色世

界。楞嚴所呵也。鮑曰誦楞嚴而作此斷見其謬六也
又云。一心不亂。非執持名號。念念專注之謂也。若說
執持者。有如雲布親見數人。晝夜念佛。又經幾位老
善知識。印過。後皆入魔罥。不可救拔。夫執持名號佛
說也。是佛悞此數人入魔罥耶。現見不念佛。而叅禪
亦有着魔者。何也。經言念佛往生者。得不退轉。則必
入聖流。佛許入聖流。鮑以爲入魔罥。其謬七也。又云。
所謂一心者。乃當人本有之心。本自靈妙。本自具足。
除是之外。更無別法。夫經文明說。執持名號。一心不
亂。何得革去上文四字。而說一心。若無經文空口高

談。如是說心亦無不可。此則金口所出。眞語實語。是佛差說。鮑爲改正耶。法華云。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又如何解。其謬八也。又曰。依此法脩。必入邪道。前曰入魔罥。今曰入邪道。念佛之爲害。如此乎。佛何不禁人念佛。而待鮑禁也。其謬九也。又云。上古人先勸人得本。後勸往生。夫念佛往生。原是下學而上達邊事。先上達後下學。於理通乎。寧有先狀元及第。位登宰輔。方乃習讀六經論孟學做舉業文字者乎。其謬十也。又云。若佛法止此。只消一卷彌陀經足矣。只靠此經。誰不可作。人天師誰不可稱善知識。夫法華楞嚴

華嚴般若等諸大乘經。無日不誦。無日不講。有誰偏執彌陀一經。而掃滅諸經耶。雖然。秪恐不曾真實專靠一經耳。專靠一經。得念佛三昧。稱善知識。亦何忝乎。十一謬也。又云。佛刹無盡。若專教人求生一刹。其餘佛刹。豈不冷靜哉。寧知盡微塵衆生皆生一刹。不見增多。盡微塵衆生無一生彼刹者。亦不減少。何冷何暖。何靜何喧。而作兒童之見耶。僻之說十二謬也。千經萬論。贊嘆西方。千聖萬賢。求生彼國。獨鮑一人重加毀呰。何其不懼口業也。居士初時信心虔篤。吾甚愛之。今若此。吾甚憂之。

頌古拈古

或問古人皆有頌古。拈古。子獨無何也。答曰。不敢也。古人大徹大悟之後。吐半偈發片言。皆從真實心地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不假思惟。不煩造作。今人能如是乎。　國初尊宿言公案有二等。如狗子佛性萬法歸一之類是一等。又有最後極則誵訛謂之腦後一槌極為難透。予於前狗子萬法尚未能無疑。何況最後。故不敢恣其臆見。妄為拈頌也

頌古拈古二

或曰。子其謙乎。蓋能而示之以不能乎。曰。非謙也。是

眞語實語也。楞伽一示宗說二通。而教多顯義宗多密
義故又云無義義味語。予於教之深玄者。猶未能盡通
也。而況於宗門中語乎。復次宗門問答機緣。雖云無
義味語。然有猶存少分義路。可思議者。有絕無義路
似無孔鐵槌。不可鑽刺者。有似太虛空。不可捉摸者。
有似鐵蒺藜。不可咬嚼者。有似大火聚。不可近傍者。
有似赫日輪。不可著眼者。有似砒霜鴆羽。不可沾唇
者。安得妄議。略舉古人一二。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
笑。我今已能冥會佛心如迦葉否。客誦金剛。六祖即
時契悟。我今已能領了深經。如六祖否。臨濟見大愚

而曰黃檗佛法無多子我今已能實見得無多子否趙州八十行脚曰秖爲心頭未悄然我今已能心頭悄然否香巖擊竹有聲而曰一擊忘所知我今已能忘所知否靈雲見桃花而曰直至如今更不疑我今已能的的到不疑之地否高峰被雪巖問正睡着無夢時主人不能答我今已能答斯問否又三年而於枕子落地處大悟我今已有此大悟否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倘有一未明其餘皆未必明也如兜率悅公之謂張無盡是也非惟古人即今人所作亦不敢輕評其是非而漫爲之貶駁也何也人坐於堂上方能

辨堂下人曲直。又未曾繫籍聖賢故也。嗟乎。錯答一轉語。墮野狐身百劫。笑明眼人答話。倒屙三十年覆轍昭肰。可弗慎諸

續入藏諸賢著述

古來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經論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員。漢僧若干員。通佛法宰官若干員。群聚而共議之有當入而未入者。則元之天目。高峰禪師語錄。國初之琦楚石禪師語錄。皆寶所之遺珍也。近歲又入藏。四十餘函。而二一師語錄。依然見遺。有不須入者。反入焉。則一二時僧。與一二中貴。草草自定。而高明

者或不與其事故也嗟乎天台師種種著述及百年然後得入藏豈亦時節因緣使之然歟後更有入藏者二師之語錄其最急矣特闡而明之

南嶽天台自言

嶽台二師俱言吾以領衆損己利人一則止證鐵輪一則僅登五品權辭歟抑實語歟愚謂權實非後學所能測但在今人且莫問權姑以實論聖師尚爾況凡夫乎則轉增精進矣不特二師爲然古人之自處也有曰某離師太早未能盡其妙或曰某早住院未克臻此其慎重類如是況台師所處尚不及信位今

人卽大悟。問其造位。若果入住。應便能入相成道否。則寧可自招妄言謗聖之大罪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二師意也。彼嘐嘐然高據師位。大言不慚者。將超越於二師之上乎。可懼也已。

道議釋 一

有道者告予曰。我輩冠簪。公等剃削。夫剃削者。應離世絕俗。奈何捿踵於長途。廣行募化者。罕遇道流。而恒見緇輩也。有手持緣簿。如土地神前之判官者。有魚擊相應。高歌唱和。而談說因緣。如瞽師者。有扛擡

菩薩像神像。而鼓樂喧填。贊勸捨施。如歌郎者。有持半片銅鏡而鼓以竹箸如小兒戲者。有拖鐵索重數十百斤如罪人者。有舉石自擊其身如飲恨訴冤者。有整衣執香沿途禮拜挨家逐戶如里甲抄排門冊者。清脩法門或者有玷乎。予無以應。徐而謂曰。募化亦不等。有非理者。有合理者。有因正果正者。有瞞因昧果者。未可一槩譏刺也。但其不務修行。而專求利養。爲可恨耳。因記此願。相與共戒之

道譏釋 二

道者。又曰。諸宮觀道院。及諸神廟。皆我等居也。奈何

僧衆多住其中。罕見道流住佛寺者。夫歸依佛者。住寺歸依道者。住宮。觀院廟。今僧居於此。爲歸依三淸諸天尊諸眞諸神耶。抑欲占奪我等產業耶。其言有理。予無以應。徐而曰。韜光古靈隱也。何道流居之曰此在家修習全眞者。寓焉。冠簪者。不與也。況剃度一僧主之矣。其言有理。予又無以應。噫。今之爲僧者。或棲止叢林。或幽居蘭若。或依巖爲室。或就樹結茅。何所不可。而必附彼羽衣以爲居亭主人也

出家利益

古德云。最勝兒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

生天。此皆贊嘆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為利益也。豈曰不耕不織而有自然衣食之為利益乎。豈曰不買宅不賃房而有自然安居之為利益乎。豈曰王臣護法信施恭敬上不役於官。下不擾於民。而有自然清閒逸樂之為利益乎。古有偈曰施主一粒米。大似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帶角還。又云他日閻老子與你打算飯錢。看你將何抵對。此則出家乃大患所伏。而況利益乎哉。所謂出家之利益者。以其破煩惱。斷無明。得無生忍。出生死苦。是則天上人間之最勝。而父母宗族被其澤也。不然。則雖富積千箱。貴師

七帝。何利益之有。吾實大憂大懼。而併以告夫同業者

世俗許願

世人祈求子嗣者。祈延壽命者。祈消疾病者。祈解災難者。祈取功名者。祈安家宅者。祈益資財者。如是等事。第一不可告許宰殺牲牢之願。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乃至許袍許旛許造殿堂。許置供器。雖與上之葷祭不同。然大悲平等。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乎。縱得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願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

諸善耳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隲種種方便隨力所能皆力行之善功所感理必降祥倘不遂心則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

出世間大孝

世間之孝三出世間之孝一世間之孝一者承歡侍綵而甘旨以養其親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祿以榮其親三者修德勵行而成聖成賢以顯其親是三則世間之所謂孝也出世間之孝則勸其親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永別四生長辭六趣蓮胎托質親

覲彌陀得不退轉。人子報親。於是爲大。予昔甫知入道。而二親云亡。作自傷不孝文。以伸悲恨。今見在家出家二衆中有具慶者。於是倍增感慨。而涕泗交零。稽首頓首以勸

僞造父母恩重經

有僞造二經者。題以父母恩重等言。中不盡同。而假託古譯師名。吾友二人。各刻其一。二友者。忠孝純正士也。見其勸孝而不察其僞也。或曰。取其足以勸孝而已。似不必辨其眞僞。予曰。子但知一利而不知二害。一利者。誠如子言。勸人行孝。非美事乎。故云一利

二害者何。一者素不信佛人。見之則彌增其謗。佛言如是鄙俚。他經可知矣。遂等視大藏甚深無上法寶。重彼愆尤。一害也。二者素信佛人。徒具信心。未曾博覽內典。見此鄙俚之談。亦復起疑。因謂謗佛者未必皆非。動彼惑障。二害也。害多而利少。故也。況勸孝自有大方便報恩經。及盂蘭盆經。種種真實佛說者流通世間。奚取於僞造者

脩行不在出家

予昔將欲出家。有黃冠語予。不必出家。秖在得好師耳。予時出家心急。置其語。不論出家後思彼以延年

脩養色身爲業。得傳而留形。久住足矣。何必出家。爲僧者。欲破惑證智。上求佛果。下化衆生。則古德皆捨家離俗。而作沙門。又彼若志求金丹大道。亦須出家則彼之言。未爲當理。但觀今人有未出家前。頗具信心。剃染之後。漸涉世緣。翻成退墮。則反不如居家奉父母。教子孫。得一好師。亦導正法。依而行之。是如來在家眞實弟子。何以假名阿練若爲哉。如是則彼言亦甚有理。又不可不知也

不朽計

世人將平生所作詩文彙爲一集。乞諸名人序跋之。

曰以此爲不朽計也噫古之人必也名喧寰宇昭灼
於人之耳目者乃所著述方傳之至今其次焉者身
沒之後極之數十年間墨之楮者或覆瓿而剜之木
者或資釜矣安在其不朽也必也鐫之鼎彝篆之碑
碣數百年之後存者亦不多見矣即孔子之文章二
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傳諸萬世無獘而三災起時大
地須彌諸天宮殿皆悉碎爲微塵蕩爲太虛安在其
不朽也眞不朽者其不生不滅之本心乎此則先天
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鸞法師曰此吾金仙氏之
長生也予亦曰此吾大雄氏之所謂不朽也何不捨

世必朽之閑家具而求眞不朽之正知見也不此之計而漫勞其心其爲計也踈矣

人不宜食衆生肉

經言靴裘等物皆不應着以其日與諸畜相親近也夫此時着之身外况食肉則入於身內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鼈爲食終世不覺其非何也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於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腴乃滋培臟腑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皆犬豕牛羊鵝鴨魚鼈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見生即異類矣來生云乎哉夫五穀爲養五菜爲充五果爲助內

經語也人之所食也亦既足矣而奚以肉食爲既名曰人不宜食肉

三難淨土

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即成金色世界佛具如是神力何不即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衆生馳驅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衆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由得生喻如十善生天即變地獄爲天堂而彼十惡衆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閾也是故刹那金色世

界。佛攝神力而依然娑婆矣。又一人問經言。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斯言論事乎。論理乎。噫。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禮佛一拜。從其足跟。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今正不必論其事之與理。但於至心二字上着倒。惟患心之不至。勿患罪之不滅。事如是。理亦如是。理如是。事亦如是。何足疑也。又一人問有人一生精勤念佛。臨終一念退悔。遂不得生。有人一生積惡。臨終發心念佛遂得往生。則善者。何為反受虧。而惡者何為反得利也。噫。積惡而臨終正念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苟非

宿世善根臨終痛苦逼迫昏迷瞀亂何由而能發起正念乎善人臨終退悔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耳即有之必其一生念佛悠悠之徒非所謂精勤者精則心無雜亂勤則心無間歇何由而生退悔乎是則爲惡者急宜脩省毋妄想臨終有此僥倖真心求淨土者但益自精勤勿憂臨終之退悔也

念荳佛

僧有募化施主黃荳每念佛一聲過荳一粒一人作之餘人效之號爲荳兒佛師父夫世尊敎人念佛制爲數珠何乃不遵佛制省力事不作而作此喫力事

也。且百八之珠。週則復始。乃至百千萬億而無盡。今一合之荳。週則復始。亦復無盡。而何爲念過之荳。置不再用。更換新者。其言曰。念之至斗至石。送諸菴寺作腐供衆。亦迂矣。或曰。古之人有行之者。如往生集所載是也。曰。彼非數荳。傍人計其念佛多不可計。約之當盈兩載。今糧船大者載米千石。兩載則極言其多耳。非數荳如今人也。卽實數荳。其心亦不如今人也

眞誥

眞誥一書。他且弗論。如曹操者。乃與古聖君。如堯舜

禹湯者同列而爲天神吾不能無疑也或曰閻羅王俄登寶殿則侍衛森嚴俄吞鐵丸則肢體焦爛安知操之不朝在天堂而晚在地獄也是不然閻王者其在生亦修福亦造罪故報如是操之爲人有惡無善何得罪福雙報如閻王乎或更有說非愚所知據理評之若果如斯胡以寒亂臣賊子之膽示老猾巨奸之警乎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之類也已

現報一

報有三一者今生作惡現生受報二者今生作惡第二生受報三者今生作惡第二生未報多生以後受

報惟善亦然報之遲速蓋各有緣因但世人見惡者不報或更昌隆乃憤憤不平未知三世之說故也夫後之二報人不及見惟重現報今姑記現報數事目擊而非傳聞者一人撾笞婢僕動以百數一日將一僕係頸東柱係足西柱使伸縮無路而痛責不休其父大怒遽往解放而囑曰汝速去渠若告汝逃亡我即告渠忤逆遂得生還後此人亦以巳子賣與他家而自身爲鄉宦守門又一人平生笞人如官府後亦受官刑斃囹圄中一人中家內室也妄費無算後子女滅盡老無依賴爲人縫補經絡一人貴宦子也驕

奢佚遊。侈費。不知慚愧。後追逐遊僧丐者。趂食於諸方。一人毀訾天神。無所顧忌。後爲村民所毆。得疾身殞。一人辱詈如來。及諸賢聖。皆人不忍聞者。俄而客死於外不得歸。一人嗔母不悉委財帛。折其供。事觀音大士一臂。後走馬湖塘墮。落折臂幾死。又一人生七女七男。凡生一女。纔墮地。即溺殺之。其七男。先後相繼亦死。男女十四人。無一存者。惟老夫老婦。相對哭泣而已。又數人出家者。我慢自賢。凡時人或有言論。一槩呵以爲非。乃復輕藐先哲。妄加毀訾。後俱不壽。或惡疾死。姑記之以警狂傲

現報二

或問如來神力不可思議何不使惡人皆現受惡報而日兢兢焉不敢爲惡也善人皆現受善報而日孶孶焉倍復爲善也則無爲而天下太平矣胡慮不及此嗟乎報之有遲速衆生業報自然如是雖大聖不能轉速而令遲扭遲而爲速也惟是叮嚀誥告以因果之不虛酬償之難逭耳聞而不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曰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空則何因果背償之有曰汝今了否曰未了也未了應須償宿債

念佛人惟一心不亂

或問妙喜云。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念佛。果愚人所爲乎。噫。予昔曾辯之矣。妙喜但言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不言愚人終日一心不亂求淨業也。又問古德偈云。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易成佛。無念之心不較多。無念念佛。奈何以有念念佛。曰此爲散心念佛。而不觀心者。勸發語也。不曰歲久而一心不亂者成魔也。未曾念佛。先憂有念。是猶饑人欲飯。先憂飽脹而不食者矣。又問六祖云。東方人造惡。念佛求生西方。意旨何如。曰。六祖言惡人念佛求生。不曰善人念佛。一心不亂者。求生也。且

惡人必不念佛。其有念佛者。僞也。非眞念也。喻如惡人修十善求天堂。惡人必不修十善。其有修十善者。僞也。非眞修也。曾未有善人一心念佛。而不生西方者也。又問古德云。捨穢取淨。是生死業。奈何捨娑婆求極樂。曰彼言捨穢取淨者。爲生死業。不言一心不亂。取淨土者。爲生死業也。子未捨穢先憂取淨。與前之憂有念同矣。又問禪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佛來也殺。魔來也殺。則何爲念佛。噫。彼言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不言一心不亂。四字吾不喜聞也。彼言佛來也殺。魔來也殺。不言一心不亂來亦殺也。夫歸

元無二方便多門是故歸家是一舟車各行以舟笑車以車笑舟俱成戲論此理自明無煩贅語矣又問近有人言吾不念佛良由內有能念之心外有所念之佛能所未忘焉得名道寧彼蓋以獨守空靜爲道乎內有能靜之心外有所靜之境不亦能所宛然乎曷不曰一心不亂則誰能誰所何內何外也吾與爾既修淨土止愁不到一心不亂田地若一心不亂任他千種譏萬種謗當巍巍不動如泰山耳更何疑哉

修福

古有偈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修慧象身

掛瓔珞。有專執前之二句者。終日營營。惟勤募化。曰吾造佛也。吾建殿也。吾齋僧也。此雖悉是萬行之門。而有二說。一則因果不可不分明。二則已事不可不先辦。或曰。果如子言。則佛像湮沒。誰其整之。埨寺崩頹。誰其立之。僧餓於道路。而不得食。誰其濟之。人人惟辦已事。而三寶荒蕪矣。曰不然。但患一體三寶荒蕪耳。世間三寶。自佛法入中國以來。造佛建殿齋僧者。時時不休。處處相望。何煩子之私憂而過計也。吾獨慨夫僧之營事者。其曠因昧果。不懼罪福。剋減常住。藏匿信施者。無論矣。卽守分僧。而未諳律學。但知。

我不私用入己則已遂乃移東就西將甲補乙或那還急債或餽送俗家不知磚錢買瓦僧粮作堂柱受辛勤翻成惡報是則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所謂無功而有禍者也中峰大師訓衆曰一心爲本萬行可以次之則所謂已事先辦者也已事辦而作福事則所作自肰當可矣至哉言乎爲僧者當銘之肺腑可也

勘試

世傳鍾離眞人之於洞賓也十試而後授以仙道略記數事初試以財次試以色次試以身命肰此猶世間實行者所能爲也又一眞人需才鍊藥屢現變異

確乎。堅持至嬰兒墮地。而失聲以敗。然此猶世間忘情者。所能爲也。乃世尊昔爲菩薩婆羅門。乞其夫婦二人。以爲奴僕。時世尊身爲太子。即與其妃。男入男群。女入女群。効忠竭力。備諸苦辛。勞而不怨。又或割身肉以貿鷹。剜千燈以求法。則非惟世間所難。而亦非初心菩薩所及矣。是故舍利弗。逢乞眼者。而退大就小。菩薩道之難成。如此。今日當洞賓之試。已十有五雙打退。而況爲奴僕乎。而況剜肉剜眼諸苦行乎。嗚呼。此雖得忍大士境界。非下凡可企。然獨不可以是激勵其凡心乎

六群僧

六群僧。如來所呵諸大弟子。所不齒者也。而古稱佛世六群猶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諸菩薩等者。何也。嗟乎。夫子嘗野仲由。攻冉有。小人樊須。具臣由之與求矣。其在今時。則皆卓卓乎。希世之賢。守令。振古之良宰輔。蕭曹。龔黃。房杜姚宋韓范富歐之所。未必能及者也。而何疑乎。六群故知初五百年。次五百年。次之又次。後五百年。解脫以至鬪諍。漸久而漸濁。愈趨而愈下。羽嘉鳳凰。麐鳥非虛語矣。寧不為之三歎。唯然。子輿氏之言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果若

斯言則衆生之大幸大幸也予日望之

檢藏鍊磨

一儒者謂予曰吾輩負笈從學必具束脩於師而助館穀之資於主人今檢藏僧覽常住經典無所助於常住而安坐受供又每季得䞋金五錢此何說也予笑曰公猶未知鍊磨期中事乎一冬之期先致米一石於常住而晝夜鞭逼念佛無斯須停息仍每日必負薪或遠在十餘里之外打七然後暫免何不移檢藏之供而供此苦功辦道之行人乎時僧顛倒一至於是處處皆然吾亦不知其何說也

世夢

古云。處世若大夢。經云。劫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云若云如者。不得已而喩言之也。究極而言。則眞夢也非喩也。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俄而入一胞胎也。俄而出一胞胎也。俄而又入又出之無窮已也。而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俄而沉地獄。俄而爲鬼爲畜爲人爲天。升而沉。沉而升。皇皇然。忪忪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非眞夢乎。古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今被利名牽。往返於萬里者。豈必枕上爲然

也故知莊生夢蝴蝶其未夢蝴蝶時亦梦也夫子梦周公其未夢周公時亦梦也曠大劫來無一時一刻而不在夢中也破盡無明朗然大覺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夫是之謂夢醒漢

性相

相傳佛滅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至分河飲水其爭如是孰是而孰非歟曰但執之則皆非不執則皆是性者何相之性也相者何性之相也非判然二也譬之一身然身爲主而有耳目口鼻臟腑百骸皆身也是身者耳目等之身耳目等者身之耳目等也

譬之一室。然室爲主。而有樑棟椽桷垣壁戶牖等。皆室也。是室者。樑棟等之室。樑棟等者。是室之樑棟等也。夫豈判然爲二者哉。不惟不當爭。而亦無可爭也。或謂永嘉云。入海算沙。徒自困。又曰摘葉尋枝我不能似乎。是性而非相矣。曰永嘉無所是非也。性爲本而相爲末。故云但得本不愁末。未嘗言末爲可廢也。是故偏言性不可。而偏言相。尤不可。偏言性者。急本而緩末。猶爲不可中之可。務枝葉而失根原。不可中之不可者也

大鑑大通一

大鑑能禪師世稱南宗大通秀禪師世稱北宗然黃梅衣鉢不付時時勤拂拭之大通而獨付本來無一物之大鑑何宗鏡錄謂大鑑止具一隻眼大通則雙眼圓明信如是何以不得衣鉢夫曹溪親接黃梅遠承達磨又遠之承迦葉又遠之承釋迦乃永明傳道於天台韶國師而爲此說者何也抑隨時救弊之說也昔人言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而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故初祖西來至永明時又或以爲一悟卽了故宗鏡及萬善同歸等書力贊修持則似乎南宗專於頓悟而北宗頓悟漸修智行雙備故

有隻眼雙眼之喻萬松老人獨奮筆曰此一隻眼是
之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也是之謂把定乾坤眼
也是之謂頂門金剛眼也倘新學輩諸淺見者執宗
鏡所云作實法會則大鑑止是空諦而大通方始是
中道第一義諦可乎或曰曹溪六代傳衣舉世靡不
知之而當是時何為惟見兩京法主二帝門師北宗
大著於天下而不及曹溪者又何也曰曹溪既承印
記祕其衣鉢為獵人守網潛光匿彩至於一十八年
大通之道盛行曹溪之名未顯也迨風幡之對而後
道播萬世矣曹溪潛龍深淵不自炫耀大通見龍在

田不自滿盈其言曰彼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蓋善知識之相與以有成也如是

大鑑大通二

予又思宗門賞鑑許可抑揚與奪越格超情不可以世法之是非論也石鞏之得所傳也曰三十年張弓只射得半箇聖人曹溪之一隻眼半箇聖人之謂也中峰邈高峰之眞求贊贊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覰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曹溪之一隻眼半邊鼻之謂也普化之於臨濟也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曹溪之一隻眼即臨濟

之一隻眼也

齋僧錢作僧堂

或曰。僧糧僧所食也。僧堂僧所居也。居食二者。皆僧受用。奈何以齋僧錢作僧堂。而受火枷之報也。此義有二。一者。米粟蔬菜。入以濟饑。樑棟墻壁。能濟饑否。則物類不相應也。二者。施主作齋。汝今作屋。磚錢買瓦。違信施心。則因果不相應也。或曰。別化錢齋僧。可准過否。彼入齋僧。自彼入福。與前人何涉。肰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拆僧堂如數齋僧。而火枷滅有明徵矣。又問。造佛錢作佛殿。總之供佛也。可乎。曰。不可。畫棟

雕樑還當得如來相好光明否造經錢作經廚總之供經也可乎曰不可錦囊寶匱還當得如來金口玉音否如是乃至放生錢買池塘總之濟物利生也可乎曰不可空陂野澤千頃汪洋還當得彼時失救垂臨鼎鑊將被刀砧百千萬億生靈否况那移變換舛錯因果乎又有說焉造佛餘錢可用作佛前供器否則律有開許之文餘諸福事無文慎之慎之毋恣己見而反招業報也

楞嚴圓通

問曰楞嚴圓通獨取耳根念佛法門曾未入選奈何

後世不遵聖語而普天之下多從念佛也答曰彌陀疏鈔已有明辨而此疑此問關係不小不厭其煩瀆也更爲子詳言之子誠娑婆人也知有娑婆而已獨不思娑婆而外有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乎耳根者逗娑婆世界衆生之機念佛者逗不可說不可說世界衆生之機也耳根圓通一方世界之圓通念佛圓通十方世界之圓通也佛出娑婆姑就娑婆之所宜者示教故曰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不曰十方眞教體也喻如今日國中百千郡邑士子所習或在一方多習易者或在一方多習詩者或在一方

多習書者。春秋禮記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習者。則周易也。周易者念佛法門之謂也。復次百千郡邑土地所宜。郊野之區多。植穀粟山林之所多栽果實。江海之處多販魚鹽綾錦珠玉。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尚者。則稻黍菽粟也。稻黍菽粟者。念佛法門之謂也。子居娑婆。自脩耳根。誰得而阻之。但不必是此而非彼。如其執耳根。而欲掃除念佛。是猶業餘經之士子。而欲掃除周易。貨餘物之商民。而欲掃除穀粟也。豈理也哉

天說一

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為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辨。予以為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辨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略辨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

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一天主中之一耳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乎立言之舛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爲向背者寧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蒭蕘而電察焉

天說二

又問彼云梵網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卽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恒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蓋恐其或已父母非決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爲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爲父母爲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

已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舁轎引車。張盖執戟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爲隷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僮僕。皆人世之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設難。是謂騁小巧之迂談。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迴者。既魂常在。禹湯文武何不一誡訓於桀紂幽厲乎。先秦

兩漢唐宋諸君何不一致罰於斯高莽操李楊秦蔡之流乎既無輪迴叔子何能託前生爲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釵乎羊哀化虎鄧艾爲牛如斯之類班班載於儒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舛也

天說三

復次南郊以祀上帝王制也曰欽若昊天曰欽崇天道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律天曰則天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於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是遵王制集千聖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夫子而聖者孟子也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創爲新說也以上所陳倘謂不然乞告聞天主倘予懷妒忌心立詭異說故沮壞彼王教則天主威靈洞照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飭天討

趙定宇作閻王

少冢宰定宇趙公與雲南巡撫陳王台同年公以萬曆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王台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神判以死因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

其人剛正不可干以私無以爲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仆至則任期與訃期脗合陳大驚異或曰閻王帶福帶業者爲之定宇盛德士亦有業乎噫地藏菩薩言我觀閻浮提衆生舉足動步無非是罪焉得無過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者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絕嗟乎古稱韓擒虎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近代傳聞鄭澹泉司寇死作閻王杭太守周公死作城隍此常事也古德有言僧雖有行不了道者多作水陸諸神豈徒言哉

弟子爲師服

其說有三。一六祖壇經。一釋氏要覽。一百丈清規。三各差殊。今辯如左。一壇經云。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着孝服。非我弟子。亦非正法。二要覽云。考涅槃諸經。並無服制。惟增輝記。引禮三服其三降服。白虎通云。師恩同父母。宜降服。釋氏喪儀云。師恩同父母。宜三年服。五杉云。師服皆從法服。但布稍粗。純染黃褐。增輝云。但染蒼皴色。稍異於常耳。三清規云。小師麻布。掇兩序苧掇。主喪等生絹掇。衆舉哀三聲。小師幪下哀泣。如上所說。據壇經則無服無泣。據增輝等。則有服無泣。而服不用麻。但用色黃

蒼而已據清規則服泣雙行究同世俗夫為僧者雖應宗法六祖但令弟子不忍師亡多為之服乃上欽祖訓下順人情委曲酌中依增輝作青黃色服之可也古云禮可以義起更俟高明正焉

百丈清規

因上喪制知清規一書後人增廣非百丈所作也百丈為曹溪四世嫡孫其喪制何由不率乃祖攸行而變其成法乎蓋建立叢林使一衆有所約束則自百丈始耳至於制度之冗繁節文之細瑣使人僕僕爾碌碌爾日不暇給更何從得省緣省事而悉心窮究

此道也故曰後人好事者爲之也非百丈意也

剛鬣報

僧某素朴實但愚而自用凡見稱人之善必微哂示不足稱也久之反道歸俗與一老媼俱其死也致夢報媼曰吾明日歸隣菴矣則有送一豕放生於菴者媼知其某也數往訊視遂聞於人遠近異其事觀者絡繹媼醜之轉送雲棲時雲棲放生所窄隘一山寺願收養餵而其徒賣與屠者殺之田中噫受生於畜矣又不免於刑戮焉何至此理也吾輩所當痛心而鏤骨者矣

天說餘

予頃爲天說矣有客復起而難曰卜娶婦而非己父母也旣可娶獨不曰卜殺生而非己父母也亦可殺乎不娶而生人之類絶獨不曰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彼難者默然以告予予曰古人有言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同姓不婚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故疑而卜之殺生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斷不可爲何疑而待卜也不娶而人類絶理則肰矣不殺生而祀典廢獨不聞二簋可用享殺牛之不如禴祭乎則祀典固安肰不廢也卽廢焉是廢所當廢除肉刑禁徇葬

之類也美政也嗟乎卜之云者姑借目前事以權為比例蓋因明通蔽云爾子便作實法會真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談排場供戲謔之諢語也然使愚夫愚婦入乎耳而存乎心害非細也言不可不慎也客又難殺生止斷色身行婬直斷慧命意謂殺生猶輕不知所殺者彼之色身而行殺者一念慘毒之心自己之慧命斷矣可不悲夫

竹窓三筆 終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本年坊貲刻此
竹窗三卷　計字七萬六千四百十九
共該銀四拾二兩六錢九分
康熙十年十二月　日比丘宣微　本和　自可　識